

# 羞涩如我

□ 刘放（江苏苏州，文化人）



漫画/崔泓

今天菜场返回的路上，遇到一个卖菜归家的东山老奶奶。蒜苗我本已买过，但我还是重复买了她的。这是她回家上公交车前的最后一小把蒜苗。这一小把蒜苗出手，她就可以拍拍手上的也许有的尘土和碎菜屑，整理整理箩筐，还有襟前的围兜，坐车回家了。小把蒜苗她便宜卖，只要3元，完全卖光才得最后的轻松。一身轻松回家，她会有一种凯旋感吧，车窗外的夕阳抚摸她皱纹密布的脸，也许会感觉到一丝秋天的温暖？

她用微信二维码卡片接受我的支付，在听清楚到账后，有点诧异，说多付了两元钱。我说，没事，就一点点。她看着我，说你故意的，谢谢你个好心人！我微笑摇头，感觉自己满面羞涩。

忽然意识到，退休后，最近我的脸上似乎常常出现这种应该称作羞涩的表情。

退休了，不上班了，开始几天真有点

不习惯。还是早早醒来，并想一跃而起。随即想到单位已经没有了了自己的办公桌，于是羞涩而笑。有点失落，也有点无奈。

继续睡是不可能的，个人习性不同，我一生都没有天亮了还赖床的习惯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原始农民习性，在我身上还有保留，虽然日落未必息，天亮绝对要告别枕席。退休了，早起又不上班，在客厅兜了几圈，就外出逛逛菜市场，给家中买点小菜。看看买菜人似乎都比自己年长，是真正退休享清福的年龄，心安理得；而自己一副游手好闲的模样，颇尴尬，遂戴一顶帽子，以帽遮颜。其实，基本上碰不见熟人，周围根本没有人认得自己。

出门去处的方向变了，肠胃习性依旧。我还是喜欢吃隔夜剩饭煮泡饭，就着酱菜呼呼扒饭，嘎嘣脆香嚼酱菜。还有就是超市买的打折馒头糕饼，微波炉转转，干湿

搭配香喷喷。我习惯三四天逛一趟超市夜市，目标明确具体，晚上八点之后，打折的馒头糕饼摊头必定有我。花色品种自己随心所欲变换着搭配，三样打包，共计十元，都是当天货，原价则在十五六元，挺实惠。这本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，但我还是有点贪小利的心虚，把帽檐往下再拉拉，不让人家看见自己不自然的笑颜。

还有，就是常常傍晚到菜场附近的公交车站溜达，购买归家菜农剩余的蔬菜水果。都便宜实惠，也客观上帮了他们的小忙。至于自己能吃多少，那是另外的事情。譬如，拎回家的路上，顺手就给了修车人，还有清洁工大嫂。但如果他们道谢，必定又点燃我的羞涩，感觉自己小恩小惠作秀，有点肉麻。

我还几次想向卖小菜水果的东山老人提议，免费去帮他们种菜摘果，享受一点田园劳作趣味。当然，如果可能，让我顺便带点菜回家。自己吃不掉的，分点楼上楼下的邻居享用。却碍于颜面，每每起了提议的念头，又每每自我泯灭念头。怕遭人拒绝，自己落得尴尬。人一旦上了点年纪，面皮老了，其实更好面子，许多的念头只能是想想而已。

我面露羞涩的固定时间，是每次接到短信上的退休工资时。说心里话，感觉多了点，感觉有些愧领。我问过我退休的姐姐，也问过我退休的小学 and 中学老师，我比他们高出一截。那么，我的贡献有多大呢？我明显感觉自己比不上我的老师贡献大，我收入却比他们高，能不心生惭愧而面露羞涩吗？

我的花费很有限，退休收入的十分之一甚至十五分之一，自己开销就已经足够。有此收入，却羞涩于自身消费欲望之低，自叹一声。